

HANNAIYINXIAOSHUOXUANJI
韩乃寅小说选集

蕴藏阳光的土地

迎风

第二部

YUNCANGYANGGUANGDETUDI
YINGFENG
HANNAIYINZHU
BEIJINGWENYICHUBANSHE

韩乃寅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SHUOXUANII
小说选集

臧
阳光的土地

第二部

迎风

YUNCANGYANGGUANGDETUDI
YINGFENG
HANNAIYINZHU
BEIFANGWENYICHUBANSHE

北方文艺出版社
韩乃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迎风 / 韩乃寅著. —2 版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2. 12

(蕴藏阳光的土地; 2)

ISBN 7-5317-1573-2

I. 迎… II. 韩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0173 号

蕴藏阳光的土地·第二部

迎 风

Ying Feng

作 者 / 韩乃寅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14

插 页 / 8

字 数 / 350 千

版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43.00 元(共两部)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573-2/I · 1406



韩乃寅 1947年11月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驻地作家。现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。自1982年起开始业余创作，先后出版中篇小说七部、长篇小说五部。长篇小说《远离太阳的地方》（包括《天荒》、《苦雪》、《泪祭》三部）已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《爱在冰雪纷飞时》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其中《天荒》被评为东北地区首届文学大奖一等奖。长篇小说《高天厚土》获丁玲文学奖一等奖，并由本人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。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性反响。韩乃寅的创作实践已载入《中国作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。



这是重返北大荒的第五个年头（2002年）



在海南岛留影（1995年）



全家出游 其乐融融（2002年10月浦东）



和当年的复转官兵一起参加纪念庆典（2002年）

上 卷

第一章

这么看来，高大喜的脾气还是好多了，要是刚从朝鲜战场来北大荒那阵儿听到这消息，不动枪也要动棍棒，非把农场闹个天昏地暗不可。忍着忍着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打开灯看看挂钟，又撩开窗帘瞧瞧外边，天才蒙蒙亮，灰暗的夜色沉沉地笼罩着光荣农场，显不出一点轮廓，远处的天地山林全是灰蒙蒙一片，好黑的夜啊。

他实在是躺不住了，忽地起身趿拉上拖鞋，哗地拉开窗帘，双手掐腰，瞧着小江南农场的方向，喘了阵子粗气，倏地抡起胳膊，捶得桌面咚咚咚直响：贾述生啊贾述生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连老俗话都说，宁穿朋友衣，不占朋友妻，你怎么就能占我的老婆姜苗苗呢？！当初小江南农场从光荣农场分出去，你当场长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跟随着农场局的陈书记随帮唱影，说什么要是姜苗苗安排在光荣农场，我当场长，她当副场长不妥，应该回避。回避！回避！原来是回避到你的怀里去了。这风儿已经刮到我的耳朵眼儿里了，就说明社会上已经满城风雨了，说不上有多少人指着我的后脑勺骂我活王八哩！传消息的人乍一说，我还不相信，可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……怪不得姜苗苗不肯调回来，也不肯调到局里呢，原来是这么个鬼把戏呀。贾述生啊贾述生，你好小子呀，谁不知道咱们不止是工作搭档，也不光是朋友，还是出生入死在朝鲜战场上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：你当连长，我当连副；来到北大荒，你当分场党委书记，我当分场长。什么时候我不是

扶持你、支持你呀，你竟干出这种丧良心的事儿来。好啊，你不仁也不要怪我不义了……

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奏响着，平常，对高大喜来说根本不入耳，只有要看时间指针的刹那，听觉里才感到这声音的存在。这时，他看一眼窗外仍是黑蒙蒙笼罩，看一眼挂钟，那平常听来嘀嗒嘀嗒的节奏声，眼下像嘀嗒嘀嗒，又像嗒嘀嗒，又像嘀嘀嗒嗒，那样杂乱无序，刺耳刺心刺脑，他呼地摘下挂钟反扣在床上，那嘀嗒声在反扣中发闷的声音，使他更加胸闷异常了，便高高举起来想猛地摔在地上，随着一皱眉呼出一口粗粗的气，还是把它塞进了被窝里。

顿时，他脑海里成了一片空白，很快又变成由闲言联想出的贾述生和姜苗苗在一起的各种形象……

突然，对面卧室随着灯一亮，传来了电视机里健美操口令声，还伴有劈里啪啦的脚步声。

高小颖身着紧身背心和短裤，像敏捷的小山雀，随着电视里的健美操口令，有规则地蹦跳着，双臂轻盈地甩动着。她的身材仍然苗条，已经失去妙龄时如初春白桦叶翠绿欲滴般的稚嫩，有了夏日白桦根深叶茂般的成熟，看面相，要比居住在同龄姑娘年龄大，身材即使不失苗条，也比居住在同龄姑娘粗憨，是标标致致的北大荒姑娘，是实实在在生在北大荒、长在北大荒的新一代北大荒人。

高大喜推开门，劈头盖脑地说：“小颖，你说说，你妈还像不像话……”他正要往下说，闪念中又觉得当爸爸的对女儿说这种话不妥，忙长舒一口气，改了口，“不不，我是来说说你嘛，怎么走嘴说起了你妈妈呢……”他跨进一步，“小颖啊小颖，你说你，过了二十五岁，就是奔三十的人了，怎么就不着急你自己的终身大事呢？！”

小颖边蹦跳着，边嘻嘻一笑：“爸爸，这事儿你不用操心，我

心里有数！”

“什么数?!”高大喜沉着脸，“那几年，场子里风言风语说你上赶着找连喜，当时，连喜不同意，喜欢上了嘉嘉，我还对贾述生有想法，他贾家凭什么瞧不起咱……可我又一想，嘉嘉和连喜生米都成半熟饭了，我说这话丢人，我姑娘哪儿比嘉嘉差，非找个比连喜强的女婿不可！”

小颖继续蹦跳着，笑笑：“是啊。”

“是什么是，”高大喜很不耐烦，“是了多少年了，我托人介绍的那几个，哪个不比连喜强，你怎么就是不同意呢？”

小颖随着操令放缓了动作：“爸，他们都是城里的呀。爸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在城里就是住不惯，看到高楼和汽车，也有神气感，新鲜感，但更多的是陌生感。去城里开会办事儿，住在宾馆里，那被褥上就像有刺儿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住几夜失眠几夜，事儿还没办就盼着回来……”

高大喜听着，勾起了自己的感觉。他也是这样，走到哪儿都觉得没有北大荒好，但是，他没有应和，没有吱声。

小颖继续说着：“爸，我一到城里，走在大街上吸口气进肚里，觉得怎么那么沉呢，就像吸的不是空气，像是喝下去带细沙粒的浑水，住上三天两天行，再长了就要得病似的。说来也怪，一回北大荒就好，看着绿山，看着江水，看着北大荒黑油油的土地和无际的庄稼，吸着北大荒的空气，五脏六腑都觉得透亮爽朗，那个舒服呀，就甭提了！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把话扯远了，咱们农场地方小，这里没有合适的，你也不能一辈子不找对象呀！”高大喜话到这里又涌起了对姜苗苗的火气，“小颖，你不找对象不成家就够我愁的了，再看看你妈，一个月回不来一两趟，有时候她就是回来也忙得不得了。让她调回来，她说什么也不调，就是贾述生那句屁话，夫妻俩在一个班子里不好，要回避……小颖，让你说说，咱们家还像个

家样吗?!”

电视里的健美操示范结束了，小颖关了电视：“爸，怎么不像个家呢？是个蛮好的家呀，省报记者不是还写过一篇稿子，赞扬咱们的家是北大荒精神的典型之家嘛，赞扬你不顾小家一心扑在光荣农场这个大家上，赞扬我妈妈顾小江南农场这个大家，还赞扬我为了北大荒的事业刻苦攻读农学研究生，不嫁城里的局长、处长，一心扑实把根扎在北大荒！”

小颖在穿衣服，高大喜一屁股坐到了门口床头的小沙发上，叹口气：“小颖，我从不说不假话，对北大荒这块土地的付出和奉献，我从不后悔。特别是壮年的时候，总是恨铁不成钢，看到有些该干的事情没干成，心里恨自己怎么没有那么大本事，治涝治旱管住天……现在已经是奔六十的人了，你妈妈也五十出了大头了，没几年就要退休了，我倒不是变得多么现实，你看看，到现在连个囫囵家都没有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火冲七窍，脸一下子变得铁青，有点儿话不成语了：“小颖啊小颖，你去暗访访，外边都说你妈什么！”

小颖心里一愣，紧跟着进了高大喜的卧室：“爸爸，你听到什么了？”

高大喜仰脸往床上一躺，枕着叠压的双手，瞧着屋顶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

小颖明白了，是爸爸听说了社会上传说妈妈和贾述生有暧昧关系的事儿。其实，这种话她早就听说了，还不止一次听说，当然，她不能告诉爸爸，也不能告诉妈妈，她相信爸爸妈妈都是正直纯洁的人，心里直骂那些胡说八道、望风捕影的低级趣味的人。不过，有一次她去小江南农场，在贾述生的办公室见到妈妈时，只有妈妈和贾述生两个人在一起交谈。她敲门一进屋，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由温和一下子变得窘迫的感觉，似乎看到妈妈的脸上还有一种尴尬的神色，好像在埋怨自己怎么会敲门不见

应声就闯了进来。凭着她当姑娘的感觉，妈妈和贾述生之间似乎有种微妙的迷雾在飘荡，刹那间，也使她想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传言。当然，她只能把这种感觉深深埋在心里，就连谁带着好意悄悄告诉她，说有人造她妈妈的谣，她都严厉抨击来传话的人，为什么要听这些，甚至追问是谁，大有要去找来算账的势头，弄得好心人也缩言了。

“爸爸，”小颖坐在床边说，“你该有数呀，我妈妈不是那种人，贾场长也不是那种人……”

高大喜忽地坐起来：“怎么，你是不是也听说了？”高大喜从女儿的口气里像听出了什么，两眼直直地说，“舆论这么大，看来，这就更成问题了！嘿，无风不起浪呀！小颖，你是不是听人说什么了？”

“我可没听说什么，”小颖一下子变得突然的样子，盯着高大喜问，“爸，你听谁说什么了？”

“唉，这话不该和任何人说，”高大喜坐起来，叹口气，“反正你也不是外人，石大庆和我说的，他一再要我答应不和任何人说，才和我说了些现象，说你妈和贾述生的关系不正常……”

高小颖生气地站起来：“爸爸，你怎么听他胡嘞嘞嘛，石大庆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和财务科姜科长干得钢钢的，想讨好你当科长……爸，你这个人呀，就是这么耿直，太容易信别人的话，你千万可别上姓石的当！”

“那是两码事儿，”高大喜说，“要说石大庆嘴大舌头长，常说话没准儿我信，这事儿他在我面前可不敢胡来，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。再说，光他简单地说我不相信的，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儿，还有证人！”

高小颖脑子里轰地一声，有些蒙了，她是深知爸爸的脾气的，要是真有此事，那就预示着这个家庭要破裂，他要和妈妈离婚，自己要有舍有从。说实在的，她哪一个也不能舍，也不能单从

哪一个，她从心底喜欢爸爸，也从心底喜欢妈妈。爸爸纯朴憨直，为人那样坦率，全场无人不称赞他为人的品格；妈妈潇洒大方，对事业认真执著，别人都说，自己就有妈妈的不少遗传因子。他俩要是分手，比自己寻求十全十美的婚事还要痛苦，不能，不能，这个家不能破裂，爸爸妈妈不能分手，这是堪称北大荒品格的第一家呀！

高小颖问：“爸爸，石大庆说的是什么鼻子什么眼呀？还有旁证？简直是活见鬼！”她说着，心怦怦怦跳得加快起来，难道妈妈真的对爸爸变心了吗？真那样，我小颖死活也要把她拽回来的，再说，马春霞也不会答应贾述生的……

“哼，”高大喜心里又烧起一股忽忽的火苗儿，“石大庆和会计小李去小江南农场，亲眼看见你妈和贾述生肩并肩往场部走，干什么有车不坐？干什么像情人在傍晚时散步？小颖，你说，这不是公开昭示嘛！”

高小颖摇摇头，松了一口气：“爸，你问会计小李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高大喜说，“小李见我一提石大庆，只是回避，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，这就是默认嘛！”

高小颖嘴一撇：“爸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堂堂的上甘岭战斗英雄，堂堂的光荣农场大场长，别那么小心眼儿，男女在一起走走，一个场长一个副场长，下班了从地里往回一起走，商量商量工作就有问题了……”

“再加上她对这个家的表现！”高大喜振振有词，“还有对我的表现，她心里已经没有这个家了！”

高小颖平和下来：“爸爸，听说只是听说，有时有风就有雨，有时风就是迷雾，让你浑浑噩噩什么也听不清看不见。你就相信女儿，这事儿交给我，要是妈妈真那样，我也不理她，我慢慢会搞清楚的。”

高大喜瞧瞧高小颖叹口气，又低下头，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

红塔山烟，抽出一支用打火机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久久才呼出来。

“爸……”高小颖平心静气地说，“咱先不提你怀疑我妈妈怎么的，我都替妈妈对你有意见呢。”

高大喜问：“什么意见？”

“爸爸，我很骄傲，你是个叫得响的上甘岭战斗英雄，你是个合格的国营农场场长，在我眼里，你也是个合格的爸爸……”高小颖见爸爸心平气和了，俏皮地歪着脑袋，眯着笑眼说，“但你起码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丈夫……”

高大喜一听，没火，但是愣了：“不是很合格的丈夫？！是你替你妈妈有意见？不对吧？是背后你妈妈和你说我，对我有意见吧？你说，我怎么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丈夫？！”他问话又感叹，语气很重很重。

“不不不，”高小颖见爸爸十分认真，“爸爸，绝对不是我妈妈对你有意见，我说清楚了，确实是我替妈妈对你有意见，我敢向爸爸保证。如果我说了你往我妈妈身上摊派，那，我可就不说了。”她说完一扭头，显出对高大喜的不满意。

高大喜的神情平和地松弛下来：“好，要是真的是你的想法，绝不往你妈妈身上摊派。小颖，你说，我听看看。”

高小颖一歪脑袋笑着问：“爸爸说话可得算数！”

“当然了，”高大喜也笑了，“算数！”

高小颖说：“爸爸，就你这样，别说我妈呀，放在谁身上也会有想法！我看哪，我妈妈还算是好样的呢！就说吧，我妈妈回来一趟，这可是我亲眼看见、听见的，只要你晚上喝几盅酒，听你们躺下没多一会儿，你们屋里灯一闭，也听不到你俩说说话，只听你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地打呼噜，妈妈睡不着寂寞，就悄悄跑到我卧室里和我聊天，聊啊聊啊，我才知道，妈妈感情也是丰富着哩。还有，有两次都是这样，妈妈兴冲冲地带回猪肉、芹菜要包饺子，

你却通知晚上要开会。爸爸，妈妈和你说话，你怎么没有点儿温柔劲儿呀！有时候我觉得你怎么不像丈夫对妻子，那么硬邦邦的。还有，妈妈每次回来都把你脱下的衣服洗一遍，板板正正地叠好放进柜里，你好像把这些都看成是应该做的……”

“小颖呀，”高大喜站起来，无可奈何地苦笑笑，“我们都过五十奔六十要退休的人了，还能像你们年轻人那样情呀爱呀的嘛！”

高小颖笑笑：“爸爸，别强调整理了，什么快奔六十的人，从我记事儿起，你就这样，理论家们常说，爱情是永恒的主题，其实，也是生命的主题。年轻人需要爱情，中年人需要爱情，连老年人也需要爱情，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……”

“小颖呀，特别是像你我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怎么能把爱情作为生命的主题呢！噢，我不温柔，你妈妈就跑到别人那里温柔去？啊？”高大喜严肃认真地说，“生命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，对咱们来说，就是开发建设好北大荒，就是要讲发扬北大荒精神！”

电话铃响了。

“哦，刘副场长……”高大喜接起电话，“什么事儿？”

刘茂森激动地说：“高场长，昨天在局里开完体改工作会议回场晚了，怕影响你休息，没有打电话。安排个时间，咱们班子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，这办家庭农场的事儿还比较复杂呀，有说符合改革大方向要全面推开的，有说国营农场不同农村，坚决不能搞的……这你知道，已经折腾好几次了，结果都翻了烧饼，把办的一部分家庭农场取缔了。这回，小江南农场吵吵得最欢，说这回看准了，坚持要办下去，还说，说什么不能抵制改革，允许改革失败，不允许不让改革……”

“喂……”高大喜打断刘茂森的话，“局领导什么态度？”

刘茂森回答：“座谈讨论时，看那样子，局领导认识也不一致呀，陈书记就说要稳妥，洪局长就说要大胆试。”

高大喜放大嗓门：“局里领导都说法不一，咱们下边能讨论出个什么呀？这不是给下边出难题吗？”

“高场长，”刘茂森投其所好地说，“陈书记表扬我们光荣农场了，说我们是个团结战斗的集体，是有组织观念的集体，是坚持发扬北大荒精神的集体……”

高大喜精神一振：“刘副场长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先别讨论了，我去局里一趟，和陈书记、洪局长都个别谈谈，看上边是否有精神，该干就干，不该干就坚决不干！”

高大喜接完电话就要走，刚要出门，小颖一把拽住他：“爸爸，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，你可别当顶门杠、绊脚石呀……”

“小颖，你就相信爸爸吧，”高大喜一转身说，“怎么改革也不能改掉社会主义；不管怎么开放，哪个丈夫也不会开放自己的老婆让给别人，他小江南农场怎么的……”

高小颖没拽住高大喜，冲着他的背影嚷：“爸爸，你和妈妈的事，千万要谨慎呀……”

高大喜头也没回地走了。